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搜神後記 第九卷

○素衣女子 錢塘人姓杜，船行。時大雪日暮，有女子素衣來岸上。杜曰：「何不入船？」遂相調戲。杜閣船載之，後成白鷺飛去。杜惡之，便病死。

○虎卜吉

丹陽人沈宗，在縣治下，以卜為業。義熙中，左將軍檀侯鎮姑孰，好獵，以格虎為事。忽有一人，著皮褲，乘馬，從一人，亦著皮褲，以紙裹□餘錢，來詣宗卜，云：「西去覓食好？東去覓食好？」宗為作卦。卦成，告之：「東向吉，西向不利。」因就宗乞飲，內口著甌中，狀如牛飲。既出，東行百餘步，從者及馬皆化為虎。自此以後，虎暴非常。

○熊穴

晉昇平中，有人入山射鹿。忽墮一坎，窅然深絕，內有數頭熊子。須臾，有一大熊來，瞪視此人。人謂必以害己。良久，出藏果，分與諸子，末後作一分，置此人前。此人饑甚，於是冒死取啖之。既而轉相狎習。熊母每旦出，覓果食還，輒分此人，賴以延命。熊子後大，其母一一負之而出。子既盡，人分死坎中，窮無出路。熊母尋復還入，坐人邊。人解其意，便抱熊足，於是躍出。竟得無他。

○鹿女脯

淮南陳氏，於田中種豆。忽見二女子，姿色甚美，著紫纈襦，青裙，天雨而衣不濕。其壁先掛一銅鏡，鏡中見二鹿，遂以刀斲獲之，以為脯。

○猴私官妓

晉太元中，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，在妓女房前。前後妓女同時懷妊，各產子三頭，出便跳躍。昭方知是猴所為，乃殺猴及子。妓女同時號哭。昭問之，云：「初見一年少，著黃練單衣，白紗帽，甚可愛，笑語如人。」

○烏龍

會稽句章民張然，滯役在都，經年不得歸。家有少婦，無子，惟與一奴守舍，婦遂與奴私通。然在都，養一狗，甚快，名曰「烏龍」，常以自隨。後假歸，婦與奴謀，欲得殺然。然及婦作飯食，共坐下食。婦語然：「與君當大別離，君可強啖。」然未得啖，奴已張弓拔矢當戶，須然食畢。然涕泣不食，乃以盤中肉及飯擲狗，祝曰：「養汝數年，吾當將死，汝能救我否？」狗得食不啖，惟注睛眦視奴。然亦覺之。奴催食轉急。然決計，拍膝大呼曰：「烏龍，與手！」狗應聲傷奴。奴失刀仗倒地，狗咋其陰。然因取刀殺奴。以婦付縣，殺之。

○楊生狗

晉太和中，廣陵人楊生，養一狗，甚愛憐之，行止與俱。後生飲酒醉，行大澤草中，眠不能動。時方冬月，燎原，風勢極盛。狗乃周章號喚，生醉不覺。前有一坑水，狗便走往水中，還，以身灑生左右草上。如此數次，周旋跬步，草皆沾濕，火至免焚。生醒，方見之。爾後，生因暗行，墮於空井中，狗呻吟徹曉。有人經過，怪此狗向井號，往視，見生。生曰：「君可出我，當有厚報。」人曰：「以此狗見與，便當相出。」生曰：「此狗曾活我已死，不得相與。餘即無惜。」人曰：「若爾，便不相出。」狗因下頭目井。生知其意，乃語路人云：「以狗相與。」人即出之，繫之而去。卻後五日，狗夜走歸。

○蔡詠家狗

晉穆、哀之世，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，夜輒群眾相吠，往視便伏。後日，使人夜伺。有一狗，著黃衣，白帽，長五六尺，眾狗共吠之。尋跡，定是詠家老黃狗，即打殺之。吠乃止。

○張平家狗

代郡張平者，苻堅時為賊帥，自號并州刺史。養一狗，名曰「飛燕」，形若小驢。忽夜上廳事屋上行，行聲如平常。未經年，果為鮮卑所逐，敗走，降苻堅，未幾便死。

○老黃狗

太叔王氏，後娶庾氏女，年少色美。王年六□，常宿外，婦深無欣。後，忽一夕見王還，燕婉兼常。晝坐，因共食。奴從外來，見之大驚，以白王。王遽入，偽者亦出。二人交會中庭，俱著白帽，衣服形貌如一。真者便先舉杖打偽者，偽者亦報打之。二人各敕子弟，令與手。王兒乃突前痛打，是一黃狗，遂打殺之。王時為會稽府佐，門士云：「恒見一老黃狗，自東而來。」其婦大恥，病死。

○林慮山亭犬

林慮山下有一亭，人每過此宿者，輒病死。云嘗有□餘人，男女雜沓，衣或白或黃，輒蒲博相戲。時有郅伯夷，宿於此亭，明燭而坐，誦經。至中夜，忽有□餘人來，與伯夷並坐，蒲博。伯夷密以鏡照之，乃是群犬。因執燭起，陽誤以燭燒其衣，作燃毛氣。伯夷懷刀，捉一人刺之，初作人喚，遂死成犬。餘悉走去。

○羊炙

顧需者，吳之豪士也。曾送客於昇平亭。時有一沙門在座，是流俗道人。主人欲殺一羊，羊絕繩便走，來投入此道人膝中，穿頭向袈裟下。道人不能救，即將去殺之。既行炙，主人便先割以啖道人。道人食炙下喉，覺炙行走皮中，毒痛不可忍。呼醫來針之，以數針貫其炙，炙猶動搖。乃破出視之，故是一鬢肉耳。道人於此得疾，遂作羊鳴，吐沫。還寺，少時卒。

○古家老狐

吳郡顧旃，獵至一崗，忽聞人語聲，云：「咄，咄，今年衰。」乃與眾尋覓。崗頂有一阱，是古時塚。見一老狐蹲塚中，前有一卷簿書。老狐對書屈指，有所計校。乃放犬咋殺之。取視簿書，悉是姦人女名。已經姦者，乃以朱鉤頭。所疏名有百數，旃女正在簿次。

○狐帶香囊

襄陽習鑿齒，字彥威，為荊州主簿，從桓宣武出獵。時大雪，於江陵城西，見草上雪氣出。伺觀，見一黃物，射之，應箭死。往取，乃一老雄狐，腳上帶絳綾香囊。

○放伯裘

宋酒泉郡，每太守到官，無幾輒死。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，憂恐不樂，就卜者占其吉凶。卜者曰：「遠諸侯，放伯裘。能解此，則無憂。」斐不解此語，答曰：「君去，自當解之。」斐既到官，侍醫有張侯，直醫有王侯，卒有史侯、董侯等，斐心悟曰：「此謂諸侯。」乃遠之。即臥思「放伯裘」之義，不知何謂。至夜半後，有物來斐被上。斐覺，以被冒取之，物遂跳踉，匍匐作聲。外人聞，持火入，欲殺之。魅乃言曰：「我實無惡意，但欲試府君耳。能一相赦，當深報君恩。」斐曰：「汝為何物，而忽干犯太守？」魅曰：「我本千歲狐也。今變為魅，垂化為神，而正觸府君威怒，甚遭困厄。我字伯裘，若府君有急難，但呼我字，便當自解。」斐乃喜曰：「真『放伯裘』之義也。」即便放之。小開被，忽然有光，赤如電，從戶出。明夜，有敲門者，斐問是誰，答曰：「伯裘。」問：「來何為？」答曰：「白事。」問曰：「何事？」答曰：「北界有賊，奴發也。」斐按發，則驗。每事先以語斐，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，而咸曰：「聖府君。」後經月餘，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。既而懼為伯裘所白，遂與諸侯謀殺斐。伺

傍無人，便與諸侯持杖直入，欲格殺之。斐惶怖，即呼：「伯裘來救我！」即有物如曳疋絳，剗然作聲。諸仆伏地失魂，乃以次縛取。考詢皆服。云：「斐未到官，音已懼失權，與諸侯謀殺斐。會諸侯見斥，事不成。」斐即殺音等。伯裘乃謝斐曰：「未及白音姦情，乃為府君所召。雖效微力，猶用慚惶。」後月餘，與斐辭曰：「今後當上天去，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。」遂去不見。